散曲名家——刘敏中

刘敏中集

刘敏中(1243－1318),字端甫,号中庵,绣惠镇西皋村人。他曾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是元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刘敏中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写的许多诗词、散曲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为一代散曲名家。

翟伯成

刘敏中画像

少时卓异不凡,深得名家赏识

刘敏中天资聪颖,《元史》本传记载“卓异不凡,年十三,语其父景石曰:‘昔贤足于学而不求知,丰于功而不自炫,后人所弗逮也。’”(此话的意思是说,古代的圣贤,学问充实渊博,并不是希望知名于天下;建立了丰功伟绩,也从不自我夸耀,这是后人所不及的呀。)小小年纪讲出如此道理深刻的话语,令他的父亲刘景石十分惊奇,也从此使其父对他潜心培养,并专门聘请了当时的名流学者对他进行指导、教育。“乡先生杜仁杰,爱其文亟称之。”

杜仁杰,元初散曲名家,长清县人,故称为乡先生,是金元鼎革之际与元好问有极好交情的著名文学家。后来的刘敏中无论在人品还是文品方面均受其深刻影响。《元史》本传还记载“敏中尝与同侪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见而无愧色,乃吾志也。’”寥寥十四字,虽语不惊人,但却掷地有声,鸿鹄之志寓在其中,可谓青年刘敏中的人生宣言。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喟有加,心潮澎湃。元朝建国伊始,延揽人才,征召著名儒士担任朝廷和地方的官职,刘敏中以其日益彰显的文名被征入朝,授为中书掾从此,他步入元代政坛。

任监察御史,怒劾丞相桑哥

至元十一年,刘敏中由中书掾擢升为兵部主事,拜为监察御史。此时正值蒙古贵族桑哥把持朝政,刘敏中却敢于顶风直上,刚正不阿地同弄权朝中的蒙古贵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不但弹劾了桑哥的奸邪,而且拒不屈服,不惜辞官还乡,表现了大义凛然、毫无妥协的气节。

直到桑哥倒台后,刘敏中才又复起为监察重责的御史台臣,并且以脾性刚烈、直言敢谏而著称于朝。此外,《元史》记载的另一件事也颇能反映他的为人。在刘敏中任御史台都事时,他的同僚王约因为言语得罪了权贵被罢官,刘敏中于是闭门称病。有台臣请他出来主事时,他说:“假使王约无罪而遭弹劾,那我当然不能出来主事;假使王约确实有罪,那我和他既是同僚又是好友,却不能劝阻他,我也有罪。”寥寥数语,表现了他耿直、率真的性格。后来,元世祖赦免了王约。

不久之后,刘敏中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入为国子司业,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大德七年,刘敏中又被诏遣为宣抚使巡行诸道。在他出使辽东、山北诸郡时,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彻底的整治,“守令恃贵幸暴横者,一绳以法。”同时,他又对黎民百姓关怀备至,“锦州雨水为灾,辄发廪赈之。”大德九年,刘敏中又被召为集贤学士,商议中书省事。此时,针对朝政中存在的弊端,他曾切中时弊地向皇帝上疏陈十事,即:“整朝纲,省庶政,进善良,剔奸蠹,显公道,杜私门,广恩泽,实钞法,严武备,举封赠。”不但事事联系朝政要害,而且条条关乎国计民生,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

散曲名家,开一代“曲风”

刘敏中的历史功勋,不仅体现于他的仕途政绩,更体现于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他在散文、散曲、诗、词的创作方面均有极大建树,其中尤以散曲的创作成就最大。可惜的是,他的散曲作品成就虽大,流传下来的却很少。现在仅有《黑漆奴·村居遗兴》二首传世,今录于下:

长巾阔领深村住,不识我唤作伧文。掩白沙翠竹柴门,听彻秋来夜雨。闲将得失思量,往事水流东去。便宜教画却凌烟,甚是功名了处。

吾庐却近江鸥住,更几个好事农夫。对青山枕上诗成,一枕沙头风雨。酒旗只隔横塘,自过小桥沽去。尽疏狂不怕人嫌,是我生平喜处。

刘敏中词的创作数量较多,《全金元词》共录其作品149首,这在元代十分罕见。刘敏中才华横溢,著述颇丰。他的主要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史书《平宋录》,3卷,不甚被人注意;一部是代表其文学水平的《中庵集》,共25卷。两部著作均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庵集》今存永乐大典本。在《中庵集》中,收录了刘敏中的诗、词、文20卷,以及一些反映他的政论、文论的文章。《中庵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刘敏中写的碑铭,如《敕赐将作院哈飒不华昭先碑铭》等。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刘敏中的文学造诣。值得一提的是,刘敏中十分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曾在西皋村分建含辉亭、野亭以娱身心。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小说连载 23

记住乡村

金海湖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翠花娘板着脸说:“你和翠花都定了亲了,你家摊上事,你爷爷不领着家人来投靠我们,投靠王力家算啥!不管,让他们跟王力吃饭去!”

金锁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翠花跟前。咋办啊,我大娘生气了。翠花噗哧一声笑了,俺娘是逗你呢,她早和我说好了,摊完这一摞煎饼就让咱俩给爷爷奶奶送去,你就放心吧!

人心齐了,啥事都可以办成;人心善良了,没有人会饿肚子。这是金锁奶奶告诉金锁的一句话。金家遭此大劫,当晚没人饿肚子,也没人露宿街头,吃饱喝足度过了这个黑漆漆的夜晚。

金锁爷爷腿上的伤口越疼越厉害,疼得他一晚上都没睡着觉。第二天天刚亮,金锁爷爷让金额背着他去桥东村找房中医去看腿伤。刚推开院门,看见大门口早聚了好多劳力等着和金家的男人一块去修葺被大火烧过的房子。金锁爷爷道了谢以后,让金龙领着乡亲们先过去张罗着重修房子,还安排金锁奶奶给乡亲们做饭送饭,却被劳力们齐声回绝。

高族长颤颤巍巍地说:“你们金家不用操心俺们的口粮,干完活我们都各回自家吃饭。用到木料、土坯、麦秸了,先和各家各户借,记好账,啥时候有了,啥时候还。另外,衣裳和被褥,锅碗瓢盆啥的大伙儿也凑了一些,已经放到你家门口了。大家都知道,鬼子祸害你们家是因为你们家抗日,村里应该给你们干点啥,莫要推辞。”

(未完待续)